禮部志稿

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禮部志稿卷八十
明　俞汝楫　編
宗藩備考
藩約
飭奉令旨行事
弘治十二年十月内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鍾蕃據壽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兵房典吏黄文明啓

文淵閣寶

稱近被保寧府知府張翌辱打等因當奉令旨知府張
翌累次綑打軍校以致逃去數多令又將本府吏典黄
文明痛打二十無辜監禁着長史司行文與都察院巡
按等官去敬遵擬合具呈施行等因到臣除已敬遵查
勘田報另行外查得蜀府長史司自來並無此等文移
其壽府長史司呈到前項敬遵壽王令旨文移緣臣愚
昧未審果於事體應否敬遵施行乞勑該衙門從長計
議等因本部議得合無行移巡撫四川都御史鍾蕃知

會令後巡撫巡按幷都布按三司以下衙門遇有各長史司行到一應敬遵令旨事務其巡按巡撫三司等官務要會同看詳計議應施行者即便施行不許故違若事情重大該奏聞者作急會本奏聞請旨其各長史司官職掌導令後奉王令旨行事務要停當如有窒礙難行者亦當竭忠諫止不使王命有差貽訕於外如有懷奸倚勢撥置親王輒以私情傳行令旨於各衙門以致驚擾有司軍民貽害地方者許巡撫巡按三司等官會

同參奏治罪仍通行各王府及各巡撫巡按三司等衙門一體知會施行等因覆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還寫勅與壽王務遵祖訓行欽此

禁方術誘惑

正德四年該本部議得天下王府數多中間恐有無藉之徒以燒丹煉藥等項為名往來誑惑以致壞事非細合無通行鎮巡等官嚴加禁約如遇此等之人即便從重問發無得姑容不便奉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

宗儀服飾

弘治九年四月巡按湖廣御史田淵奏本部會官議得各王府儀賓有等出自寒微不知安分合行有王府去處撫按官員通行禁約如有借用服色者各官指名叅究革去冠帶戴平頭巾於本處儒學讀書習禮重者五年輕者三年方始復職冠帶奉孝宗皇帝聖 旨是欽此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遼府光澤王奏本部議得各王府

將軍中尉并夫人以下服色傘蓋馬匹等項務要各照
原授官職封號品級服用不許張打銷金紅傘扛擡八
人硃紅漆轎穿用龍鳳衣服僭束紅帶宗室親迎之禮
止於府門之外城門之內設館不許擅自出郭等因覆
題奉孝宗皇帝聖旨准擬欽此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樂安王奏稱儀賓袁宗道張蓋三
簷黃傘腰繫金鑲帶乞要叅治該本部看得袁宗道縣君
儀賓職掌止應懸用花銀帶乃敢僭用鑲金帶又且張

盖三簷黃傘例有明禁法所當究合行巡按江西御史
將袁宗道行提到官照例革去冠帶戴平頭巾於本處
儒學習禮三年滿日果能循禮守分奏請定奪再照儀
章服色朝廷之大制所以辨等威而杜陵僭者也近來
豪貴驕奢恣行越禮而各省宗藩儀賓效縱尤甚恐不
止一袁宗道為然朝廷累有禁令相應申明合併行都
察院轉行各省有王府去處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出給
告示嚴行禁革本部仍照會各布政司轉行各輔導官

啓王知會一體戒諭以防其漸庶法制明而豪貴有所
儆矣等因奉聖旨是袁宗道着巡按御史提問革去冠
帶戴平頭巾習禮欽此

禁約王府人員設騙

嘉靖十一年九月內禮部題訪得各王府差來內使儀
賓官校人等俱是積年光棍熟知騙騙關節一蒙王府
差遣乞恩等項即便設計誆受金帛數多任意光銷使
用或有收置土產往往買賣填實表文箱扛分外需索

人夫接運以致累損驛傳及至到京先投積年窩戶窺探進止然後報名朝見或又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月往往用計打點營求各王府不知本部合行事宜自有公道一應公務自有事例期限非吏書人等所能預力題奉欽依通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各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但遇有公事奏理不得聽信差來人役多賫金帛指稱來京使用打點亦不許本役私帶銀兩貨物其批文務要定限月日遠近銷繳到京之日徑報入

會同館安歇事完即回但有潛住日久并在京各色人役容令安歇通同作弊者許廠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訪拏俱各指實參送法司問以誆騙打點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禁約

慶成子女查處

弘治四年巡撫山西都御史楊澄等以晉府慶成王子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為鎮國將軍奇濊等增年冐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限各郡王

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覆勘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
并宮人室女所生别無違碍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
官上曰王子女既無違碍其置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
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
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
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覆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
外妾媵不得過四人各將軍不得過三人尉不過二人
從之着著爲令

親王之國管運

弘治八年吏科給事胡易奏往者親王之國王府官屬及軍校分為四運先後啓行經過府縣恣意需索多者費至二三百金至於驛遞衙門應付之外亦皆餽遺六七十兩又多買私鹽渡江假重親王令有司領賣不惟民受艱苦抑為親王令德之累今益王之國乞遣御史二員管運敢有踵襲前弊者執奏區處禮部覆奏上命御史不必遣就委護送太監及本府長史承奉嚴加禁

治不許仍前作弊

約束宗室嫠女

弘治九年鎮守陝西太監劉瑯奏秦府會寧縣君自儀賓晉欽死後為姦民楊鼎誘之出府往來鳳翔地方居住今已送還本府然有玷宗室乞賜各王府凡郡主縣君有孀居者除年老有子外但係年幼無出者宜令聚處一府撥老成内使并年長宮人守視不許擅自出入致有他虞禮部覆奏宜如所請若有他虞罪坐守門

人仍行彼處軍衛有司一體防範從之

儀賓進表違例

弘治十六年遼王寵瀀奏各王府儀賓進表多私有瀆奏請於原批内量其水陸程限執田本府查照有違限一月之上者許長史司啓王叅提問罪其應奏者不許假托郡縣等主名因宜以各郡王并將軍中尉其奏例除係机密重情與王親干涉外其餘並令長史司具啓親王叅詳可否不當具奏者即寢不行仍諭各王府長

史司一體遵守禮部覆奏從之

收買子女奏聞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徽王見沛奏府中收買子女欲照遠年事例不必奏聞煩瀆禮部覆奏王府選用多人例須奏聞是朝廷定制請降勅諭王命不必降勅惟移文長史司啓王知之

先是有旨命秦府鎮國將軍誠澮襲封郃陽王誠澮未及受冊而卒禮部以祭葬禮儀為請上命照郡王事例

行

頒宗室定式之始

嘉靖七年禮部言王府事例成憲具存而亡賴奸人乃有假請托以給物者使宗室有越分妄求之愆有無辜妄費之怨所求遂則利歸羣小不遂則怨歸公朝請將正德四年本部題准累朝政令及改元以來事干宗室擬議奏行可為定例者併查附録刻成一書頒行天下王府知會凡有襲爵請封請名夫人儀賓故絶王爵乞

封妾媵等欲具奏乞恩者長史教授查例而行春秋兩季遣官累奏不合例者即為諫阻仍前將碍例事情奏擾則坐長史教授撥置之人其差人誆帶財物者俱聽緝獲送田照例發遣内府各監局應造冊封冠服儀物如期亟辦毋令遲悞為奸人藉口詔如議行

懲創越訴之由

嘉靖二十四年鄭王厚烷言各宗室赴京事實非得已皆由親王多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終身未嫁

娶者棄德不顧惟利是圖宗子之家益盛庶子之家愈
窮且宗室犯罪祖宗定制縱有大過亦不加刑至於各
府有藩楚慘酷者請先勅各一府體遵守無得妄為及
宗室有犯不必參究輔導禁戒下人就將所統親王或
郡王量罰禄米以示懲創下禮部議其如奏上曰宗室
越關赴愬禁例已詳比以立法太重又應有情外得已
每從寛處乃往玩法不悛自令如此者巡按御史勒限
勘奏干碍親郡王朝廷一體究治禮部將各行勘來報

者查催限三月中具報仍通行各王府知之

禁革二議

嘉靖二十四年部覆科道條陳宗藩各府親王凡遇宗人具啓封婚等事如無違碍依期轉奏及禁奏事人役指稱闗節久住京師一革吏弊各王府奏請名封多有原詞差悞查對玉牒不同以致查駁文移往返動經旬月事非盡由本部宜勅令查對明白如違聽本部叅究則吏盡不得容隱而求索之弊可清矣

嚴懲越關撥置人役

嘉靖二十八年周藩二府及靖江王府諸宗室將軍同銑等越關赴京十餘輩皆得重譴以去而來者不止禮科都給事中楊思中等言此實無藉小人慫慂其中事成則自為利觸禁伏法則不與其憂註悞宗室為罪不細自今宜窮治以警將來下禮部亦言國家之待宗室名封婚祿給予如制優厚之若此有寃欲言則令親郡王轉奏輔導官不得阻抑體念之若此而擅離封域則

有革爵髙墻之例所以禁制之如此今屢創不悛怙不
畏法由左右不得人而羣小漏網者衆也請申飭王府
各撫按諸司凡宗室奏訐事情啓王轉聞或遏抑不行
者得言撫按為之代奏有越闕奏擾者皆叅治如法其
撥置與俱来者所司逮捕以重論所過有司驛遞嚴加
稽察不得容隱詔悉如議

酌行懲越闕法

嘉靖三十二年晉府方山王府奉國將軍表襯以越闕

革為庶人禮部議宗室來京無問事情輕重俱發高墻
奏詞立案為法未免過嚴故不能盡法若酌量行勘具
奏論治行法漸至過寛而越關日衆計其驛遞需索所
得倍於歲禄及勘又從末減是以無復畏憚請自令越
關者先革為庶人然後行勘情有可原則為請復仍查
所需索革禄示懲如無迫切事情不啓各王不告有司
輒聽擬置而來者盡法如例報可
停越關路給

嘉靖四十三年以宗室越關者多詔禮部榜示各驛遞令後凡遇宗室往來不得擅給口糧夫馬仍查本身之外如有私帶姦徒聽所在官便宜收捕其各宗應發閒宅禁住如未請名仍行該府嚴查真偽議處故事宗室赴京者得縣次續食送宅者亦日給口粮既而貧宗陰利其資越關日衆姦民無賴者率許充未名王子甘投閒宅希冐口粮至是懷仁王府充斛及其所攜偽宗三哥子事發故有是命

禁約宗室奏請設騙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內禮部題該給事中李綸等奏稱

朝廷親親王府為重惇叙九族聖王所先側聞各府宗室凡遇請名請封該府辦事人役即假以見部使用為由駈騙財物其請求之既得則以為打點之已驗其請之不遂也則以為財力之未敷致使朝廷親親之典反為奸猾射利之資雖經節有禁約然而效尤不止伏乞

勑下緝事衙門凡有王府人役挾帶財物潛住京師者

即係指稱打點之徒當時訪拏以彰國法又聞各處宗室節因生育蕃滋祿粮時或拖欠故間有貧乏不能自給者而請名請封以至子女之婚配該府長史司官又或厚索謝禮方肯報結又親王之府多有撥置生事之人遇有宗室代奏事情亦必假以親王之意下索常禮稍不如意百計留難以致子女之配婚失時宗室之困抑無訴此非所以親九族而示萬民乞要禁革留難等因本部查得嘉靖二十四年節該給事中等官查秉彝

等具奏該本部覆議題奉聖旨准議欽此俱經通行禁
約去後令該前因相應申明覆奉欽依通行各該巡按
御史行令各該長史教授啓王知會令後各宗室具啓
封婚等事情各置立簿籍稽查如無違碍即與依期奏
請毋令使事歸下人致將具啓事情任意行止躭延歲
月不與轉奏亦不得聽信羣小撥置將内外之事一槩
混行奏擾如有仍前故意留難不遵舊例者許被害宗
室差人徑赴該省撫按衙門告理將撥置人役指實具

奏以憑查叅治罪及行五城將各府奏事已完人役嚴
行禁革不許久住京師地方歇家毋得容隱如違本部
體訪得出從重叅究治罪仍聽緝事衙門指實一併訪
拏如此庶法例明而國體不致虛冒矣

嚴懲宗室奏訐撥置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內禮部題該給事中楊思中題為
申嚴禁例杜驀越以保安宗室事竊惟國家親親之制
恩典既渥防範亦密故宗室不得擅離封域一切應奏

事宜皆啓親郡王轉奏其有私自蓦越來京者輕則降革禄爵重則發送高墻而輔導守門及沿途經過人員皆治罪焉以此為防無非欲其全尊大之體享安静之福也奈何法雖嚴而犯者益衆即令數月之間來者已十餘次自此以往將不可勝計矣豈其盡有隠欝而不得伸者即宗室派衍天潢為國懿親使之有隠欝而不伸者非情也若聽其奔走往來溷褻於道途庸衆之間而損威傷重者非禮也查得嘉靖二十五年該禮部題

奉欽依議得宗室奏訴事宜如親郡王阻抑不與轉奏
許差人具告撫按衙門議處如撫按推避差人赴京陳
奏蓋亦慮其刁難抑捎之弊而委曲立法宜乎無不伸
之情矣乃令不得遵守旨親赴闕門雖觸冒禁例而不
悔是豈無故哉臣等訪得無籍生事之徒投充跟用假
此以遂其騙詐之私在府則為之教唆起滅在途則為
之伴送指引在京則為之探聽窺視事成則自以為功
有要其厚賄不成則亦索其盤費顧募之資宗室生長

富貴鮮經世故隳於術而不知則越關踰境罔自愛惜
者有由然矣幸蒙皇上矜念本支特加曲宥所奏之事
亦多允行不然則情既不伸且陷於罪非所以保安於
宗室萬全之地也查得王府撥置事例犯者問發邉衛
充軍若跟隨赴京之人誘引王使實與撥置同令止參
論其蠭越及輔導等項人員之罪而不及其跟隨引誘
之人於法似有未盡有未盡之法則有未懲之姦宜來
者之未已也伏乞勅下禮部再申前議等因抄呈到

部查得正德三年四月内該寧化王府革爵庶人鍾鈉
第六子奇浚私自來京奏討冠帶等因本部查例覆題
奉武宗皇帝聖旨奇浚越訴來京便差的當人送回寫
書與晉王嚴加管束所奏事情照例不行其設謀撥置
同來之人就着巡按御史用心追究務要得獲奏來處
治教授守門巡捕等項人役本都當查究且饒這遭令
後將軍中尉庶人有私逃來京的定發鳳陽高墻内居
住恁還通行文書與各府長史知道欽此又查得嘉靖

十一等年節該本部議得郡王將軍中尉等俱以宗室懿親不遵禮法往往越關赴京陳奏覆奉欽依移咨都察院通行各該有王府地方刋刻板榜禁諭各該宗室但有應奏事情照例啓王轉奏毋得違訓玩法擅離封域自取卑辱若不行悔改仍蹈故轍者聽本部叅奏情輕者革去爵秩情重者送發高墻奏詞徑自查叅立案不行欽遵禁約去後今該前因為照我國家之於宗室名封婚禄請給有定期授予有定制所以優厚之者既

如此慮其情有不能通究有不能白申親郡王但有虧即與分理轉奏及不許輔導等官抑勒所以體念之者又如此至擅離封域重則發處高墻輕亦革去爵秩所以禁制之者又如此為宗室者寧無感恩守訓知耻畏罪之心哉然而違例越奏前後不已只今數月之間周府輔國將軍同銑等瀋府奉國將軍胥楧等靖江王府奉國中尉約耵等來者九十餘輩叅治未畢而周府鎮國中尉睦禁庶長男山陰王府輔國將軍成鍬庶長男

等又已越關而至此其故何也臣等再三尋訪委由無籍之徒投充跟用撥置宗室給以赴京親奏則事皆可得宗室一時誤聽帶領同來偶遂所圖彼則指為已功邀求賞勞或羅於罪彼則閃然而散不與其憂及或本部參奉欽依差官奉回該府彼則又跟隨撥置橫索經過驛遞衙門供億打發肆無忌憚計其所得宗室不過十之二三而彼無不滿其欲者大抵宗室出城有利有害惟此輩有利無害故無籍之徒一日不去則宗室越

奏之擾終不可得絕該科所論可謂切而中矣合將前
項節年題奉明旨事例并加申明通行各王府及撫按
衙門知會如遇宗室一應奏訴事情照例啓王轉奏或
被故意刁難阻滯不行許家人赴撫按衙門從實具告
為其代奏議處如有不獲准理方許令人赴京抱奏各
該衙門查處情詞果有寃枉應辯祿價應給即與施行
若未經啓告徑自驀越闕奏擾除照例叅究奏詞一槩
立案不行外仍容本部 及緝事衙門并巡視五城御史

密切體訪撥置同來之人并窩藏之家拏送法司照依
律例從重問遣及行各該撫按轉行各有司驛遞令後
遇該宗室伴送回還但有批開無名之人跟隨同行不
拘人數多寡即便拏送撫按衙門覊審來歷問發不許
容縱則宗室不惑於誑誘不陷於罪愆朝廷優厚體念
之恩既全而禁制之法亦行矣再照前項無藉之徒不
獨宗室出城一被其撥置其於各府例不該行事亦用
前銜驅挾錢物假充官旗名色賫本到京交通積年光

棍歇家任意費用及至田府藉口打點揑數花銷財既侵匿事復無證私槖充盈而各宗室之財力則陰受耗蠹内外百司之名節則咸被玷累其爲可惡視前所云尤有甚者本部及緝事巡視衙門一體嚴訪拏問仍行各布政司轉行長史司啓王各自查訪痛行黜逐奉聖旨是各宗室奏訴事情着照例啓王轉奏如有阻抑許令赴撫按衙門告理代奏今後越關來京將撥置同來之人訪拏治罪其各府例不該行事務潛住打點人役

着緝事衙門嚴訪拏問重治欽此

懲訐奏奸弊

嘉靖四十四年詔鴻臚寺自後各王府以訐𢙣等項私事至者先將賫奏人役簿録在官俟命下之日查有奸弊即拘送法司問奏其以進表公事至者事畢即勒限出京不許潛留探伺時襄垣王成鍨薨以冐封事當革襲其曽孫充煌狃嚴氏時事欲朦朧襲之其宗室中有鎮國中尉俊𣜬者有憾於充煌因訐奏故襄垣王府仕

壝昔以罪廢五十年餘成鋑以孽支夤緣得之令死其子孫當降還原爵如宗藩條例且訐充煌諸貪淫不法事疏下都察院充煌自其祖父時黠奴數輩絡驛占京邸賄通禮部奸胥作弊以為常至是知俊橇疏行詐署襄垣諸宗室名保充煌叅俊橇及山陰王俊栅以宗藩條例查革冐封款出俊栅所條議也疏入報寢諸奴即復為一疏上之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言襄垣分封山西蒲州去京師二千餘里茲二疏前後同詞而相距不

數日且署名乖錯中多竄改疑必潛匿京師奸人所為請行山西巡按御史究幷治其輔導官罪禮部覆如其議因有是令

外戚備考

外戚優典

嫡長子食父祿

洪武十二年禮部尚書朱夢炎言祖訓錄已定公主郡主縣主歲賜祿米之數其有適長子者令宜從其父之

品秩食禄而不任事如駙馬從一品郡主之夫從二品
縣主之夫從三品其子當父之品禄從之

妃父喪祭奠

正統十三年襄王瞻墡妃父指揮僉事李玉卒欲遣官
祭奠及郡王郡主各外戚家歲時俱缺弔賀禮部尚書
胡濙請如韓王往南京向山祭掃祖墳例允其所請上
覽奏責濙以祖塋比外戚尊卑親疎莫辨仍命稽考洪
武永樂間舊例以聞

爲后父立廟

弘治三年禮部覆奏戸部會多官議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蹤跡求之恐愈久愈鑿況前日已誤信李文貴等濫授官爵今日豈容再悮請如太祖高皇帝即宿州爲孝慈高皇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爲孝穆皇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於廣西附郭地方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沒入李文貴等賀縣田八十畝爲奉祭之資似爲得宜上曰孝

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慼然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欺有所不惜今卿等既為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慰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矧皇祖亦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外戚限制

王府不許乞外戚官帶

正統十三年沁源王佶焞奏長子幼琦已擇潞州民女鮑氏生三歲父友才卒係伯父友榮撫養乞賜冠帶上

不允命禮部通行各王府禁約今後為妃及夫人伯叔兄弟求職違者罪之著為令

禮部志稿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八十一

明 俞汝楫 編

祀法備考

定郊廟祀法

郊社宗廟議

洪武元年二月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翰林學士陶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先是上勅禮官及翰林太常諸儒

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于祭祀故當有事内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事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大宗

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
於遺經者可攷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
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肅祀黑帝
至於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
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
合祭天地光武祠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
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

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黒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二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祭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為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

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
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
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
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于
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
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
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
分制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

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　方丘之說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于澤中方丘葢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曰

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則古者亦名地祇為后土也曰地
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
說自鄭玄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崐崘之
祇七月于泰沂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
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
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
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
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

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宗廟之說曰傳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為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司其制不同周制天

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其以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於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

帝輙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
宗宣帝又尊武帝為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
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
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祀于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
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于南陽舂陵祀父南頓
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舂陵節侯皆歲時
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
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于

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于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宗自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為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

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各祭于高祖廟　社稷之說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者天子
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
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
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為天下祈
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為羣姓而立者曰大社
其自為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
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句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

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𤣥宗升社稷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内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社壇不屋

洪武元年十月壬子先是上嘗命中書省及翰林院官議于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至是翰林學士陶安奏考諸禮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于壇創屋非所宜若祭而遇風雨則于齋宮望祭上是之

奏躬祀去煩儀

洪武七年禮部奏凡大祀皇帝躬省牲其中祀小祀宜命官省牲又舊儀凡皇帝躬祀入就位時太常司奏中

嚴外辨盥洗升壇飲福受胙各致贊詞又凡祀各設爵洗位滌爵拭爵飲福受胙初升壇再拜及祭酒唱賜福胙之類俱似煩瀆悉宜删去詔從之命著為式

定祭祀日期

洪武七年命太常卿議祭祀日期于是定議風雷雲雨境内山川嶽鎮海瀆皆以春秋仲月上旬擇日以祭歷代帝王陵寢仲春上旬甲日祭城隍之神于山川後一日祭社稷之神春秋二八月上戊日祭無祀鬼神春于

清明日秋以七月望日冬用十月一日書之於牌依時以祭著爲式其祭日遣官監察不敬失儀者罪之

增修南郊壇壝

洪武二十一年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丹墀内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内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石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爲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

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秋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夕日月禜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為常式

提河神位號

正統五年工部左侍郎李庸言固安堤通濟河皆已建

祠設像而祀典未秩稱謂無名請令禮官定議封號太
常歲修時祀事下禮部議尚書胡濙等言洪武中以嶽
鎮海瀆封爵不經止稱爲某嶽某瀆之神一洗相沿
之陋今固安通濟無緣復襲繆典至欲秩祀太常則永
樂中閘瀦濟寧通漕爲萬世利其祠廟尚未有常祀今
崇報之典不應有加於彼請但於朔望令耆老土人供
奉香火其固安堤稱爲瀘溝河之神通濟河稱爲通濟
河之神於禮爲當從之

定諸神祀法

太常司奏用唐制

洪武元年十二月乙酉太常司奏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
又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天府若祭天祀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漢高祖命郡國立靈星祠唐制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
冬後亥日遣官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以少牢宋祀如
唐而于秋分日祀壽星今擬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

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如唐制爲壇于城南上
從之

訪求祀典

洪武元年三月丙子命中書省下郡縣訪求應祀神祇
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國家及惠愛
在民者具實以聞著于祀典令有司歲時致祭

考羣神古制定祀

洪武元年十二月上以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

川城隍諸神止合祭于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
專祀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至是禮官
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
歲行一次歷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為
陽自午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
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太乙功曹太
衝之類雖不經見歷代用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
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至若風師雨師

之祀則見于周官秦漢隋唐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
于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宋元因之　又按
嶽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狩而祭四嶽東嶽曰
泰山四嶽之所宗也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
華山北嶽曰恒山而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中嶽嵩山並列
也又周官小宗伯兆四望于四郊鄭玄謂四望為五嶽
四鎮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

南曰會稽北曰醫無閭詩序又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則又有四海之祭葢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内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皆領于祀官及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内山川天子無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廢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侍祠之禮由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

之祠元遣使祀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　其
天下山川之祀虞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周頌曰懐
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
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伯男子劉向謂山川能生物
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
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
是巳秦罷封建則皆領于祀官焉由漢唐以及宋元嶽
鎮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獨嶽瀆也　城隍

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傅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為紀信龍興贛袁

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矣張說祭荆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名山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考之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祭雨雷于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

幾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祀本意至于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為一壇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為一壇春秋專祀上從之遂定以驚蟄秋分日祭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壇據高阜南向四面垣圍壇高二尺五寸方濶二丈五尺四出陛南向陛五級東西北向陛三級　祀天神則太歲風雲雷雨五位並南向位皆用太牢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酒

尊三帛一樂用雅樂其儀先期一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詣壇省牲詣神厨視鼎鑊滌溉至日侵晨車駕至大次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侍儀司奏外辦太常卿引詣御位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太常卿奏謹具請行事再拜陪祭官皆再拜奠帛行初獻禮樂奏保和之曲詣盥洗位晉圭盥帨出圭詣爵洗位滌爵詣酒尊位酌醴齊詣風雲雷雨神位前上香奠帛樂奏安和之曲祭酒奠爵俯伏再拜次詣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神位

前並如上儀皇帝初獻第一壇將半分獻行禮詣盥洗所盥帨詣爵所滌爵詣酒尊所酌酒詣各神位前奠帛奠爵再拜皇帝初獻禮終詣讀祝位跪讀訖俯伏興再拜復位行亞獻禮樂奏肅和之曲各壇掌祭官搢笏斟酒于器太常奏再拜行終獻禮樂奏凝和之曲各壇掌祭官搢笏斟酒于器太常卿奏再拜飲福受胙太常引皇帝詣飲福受胙位再拜跪搢圭祭酒飲福酒受胙出圭俯伏興再拜復位分獻官陪祭官皆再拜徹豆樂奏

壽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送神樂奏預和之曲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望燎樂奏熙和之曲太常卿奏請詣望燎位讀祝官奉祝掌祭官奉牌位帛饌各詣燎壇燎畢奏禮畢還大次其樂章迎神云吉日良辰祀典式陳太歲尊神雷雨風雲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奠帛云靈旗戾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明弗違有幣在篚物薄而微神兮安留尚其饗之初獻云神兮我留有薦必受享祀之初奠茲醴酒晨光初升祥徵

應候何以侑觴樂陳雅奏亞獻云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貳觴載升洋洋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衷交于神明終獻云執事有嚴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只徹豆云春祈秋報率為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惟神佑之康寧是臻祭祀云畢神其樂欣送神云三獻禮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雲車風御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遡彼寥廓望燎云俎豆既徹禮樂已終神之云還逡倏將焉

從以望以燎庶幾感通時和歲豐惟神之功　祀地祇則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並列南向次鍾山江東兩淮兩浙江西湖廣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平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左右兩江山川之神并都各府城隍外夷山川之神皆東西相望位皆用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酒尊三帛一樂用雅樂其樂章迎神云吉日良辰祀典式陳惟地之祇百靈繽紛嶽鎮海瀆山川城隍內而中國外及四方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

來格來歆奠帛以下並同太歲諸神庚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人賜冠帶及衣二襲白金十兩米十五石是日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上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就行香用黄金為合以貯之黄綺旛二白金二十五兩以供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其祝文　東嶽曰惟神磅礴英靈參贊化育位于東方為嶽之首及出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滋

于稼苗民賴以生功被于世歷代帝王咸敦祀典或躬臨以奉祭或遣使以伸忱朕充膺天命肇造丕基禮宜致祭今國治未周新附未撫或居以圖治或出而視師是用命使以表朕衷惟神鑒焉　西嶽曰惟神氣應金方靈鍾兑位奠于西極屹立巍巍長物養民功被于世　南嶽曰惟神祝融諸峯奠彼南服崇高峻極德配離明長物養民功被于世　北嶽曰惟神鎮并臨代峙立朔方終始陰陽德著悠久養民阜物功被寰中　中嶽

曰惟神嵩高攸宅表此中區四嶽依宗羣山環拱養民育物躬被寰中　東海曰惟神百川朝宗涵育深廣鍾靈坎德潤衍震宗滋物養民功被于世　西海曰惟神灝靈所鍾道里遼邈坎德深廣潤衍兊方滋物養民功被于世　南海曰惟神環茲粤壤物鉅靈鍾坎德深大離明斯配潤物養民功被于世　北海曰惟神玄冥攸司遐遠莫即鍾靈坎德奠位陰方潤物養民功被于世

江瀆曰惟神岷蜀發源浩渺萬里朝宗于海坎德靈

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　河瀆曰惟神發源崐崘亘絡中土配精天漢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　淮瀆曰惟神源深桐柏演迤楚甸出雲致雨潤物養民坎德靈長澤被于世　濟瀆曰惟神沇浸覃懷功配三瀆流澄蕩濁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　東鎮曰惟神鎮彼瑯琊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生物養民功被于世　西鎮曰惟神作鎮汧陽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生物養民功被于世　南鎮曰惟神作鎮會稽羣

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阜物養民功被于世　九鎮曰惟神鎮彼平營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阜物養民功被于世　中嶽曰惟神鎮彼霍邑三晉所瞻育秀暢靈奠兹中土生殖庶物功被寰宇餘文並同東嶽祭畢命鑴于石仍賜守祠者白金十兩俾嚴奉無怠忽

定中祀五神儀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及壽星五神為中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命翰林院

撰祝文　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神實司之均其
稟法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興兵以來損傷
甚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天下之俗　司命
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惡予統臨天
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
所勸戒　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
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
是與　司祿曰天生百穀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

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
穀豐登生人咸遂　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
正直善良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減其算故上帝任之
歴代之所崇祀予統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敬修祀事
惟神無私以鑒以察以體上帝之命

享先農合祀諸神

洪武三年正月甲子享先農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
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上初以太歲風雲

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為壇專祀于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雷雲雨嶽鎮海瀆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為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山川次北平陝

西山川次左江右江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纛大神旗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銃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上躬自行禮先祭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上稱臣者請親署名其鍾山等神上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上曰朋友書牘往來尚親題姓名況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任以忠以實對上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

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體朕意後勿復然

頒社稷壇制

洪武元年己丑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壇俱設于城西北右社左稷壇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陛三級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之半在壇之南方壇周圍築墻四面各二十五步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各壇正配位各用籩四豆四簠簋各二登鉶各一俎二牲正配位共用羊豕

各一

定神號

洪武三年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宗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

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
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以加封號亦
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
宜依古定制凡岳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
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宜革
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
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

之際名正言順于禮為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稱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

之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入祀典者即淫祀也有司無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是日上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瀆以更定神號告祭其東嶽祝文曰惟神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以觀滄海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曰泰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

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
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
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葢
神與穹壤同始靈鎮東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
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
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泰山名其名依時祀
神惟神鑒知餘四嶽五鎮四海四瀆祝文惟起語異餘
皆同仍遣祕書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于安

南占城高麗

雩祀建燎壇

嘉靖十一年禮部尚書夏言奏雩壇在泰元門外道里迴遠車駕經由無駐蹕之所祭時設幕次雩壇既祀上帝禮當升煙俗謂祈水不宜用火乃爲坎瘞非禮臣等以爲雩祀焚帛宜用燎壇請于雩壇外壝之内神路左方建燎壇一座靈星門外之左空地一區可設幕次詔從其請遂名其壇門曰崇雩

稱天地壇名

嘉靖十三年詔更圜丘名為天壇方澤名為地壇禮部尚書夏言奏圜丘方澤本法象定名未可遽易第稱圜丘壇省牲則于名義未協今後冬至大報啟蟄祈穀祀天夏至祭地祝文宜仍稱圜丘方澤其省牲及一應公務有事壇所稱天壇地壇從之

罷革元君臣祀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言元世祖不宜祀

歷代帝王廟下禮部集廷臣議如棐奏上曰元末寇亂
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廟并墓祭俱斥罷棐復言帝王廟
已撤前元之祀而廟在兩京者亦宜斥去之又請改南
京廟祀碑文并燬銷元君臣神主下禮部議覆俱報可

會議郊社諸典

隆慶元年正月禮部遵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葬祔
享之制

一郊社之禮臣等謹議天地分祀昉于周禮圜丘方澤

之文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諸儒議論不一我太祖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至我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改合而後分然皇考之更制即太祖之初制也今分祀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南北二郊於冬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其大歲仍于

歲暮孟春遣官專祭至如天神地祇已從祀南北郊其
仲秋神祇壇之祀不宜復舉
一祈穀之禮臣等謹議禮稱元日祈穀于上帝其詳亦
不可考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即祈穀之遺意自皇考俯
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既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并
行于仲春不無煩數且玄極寶殿當禁嚴之地而使百
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臣等竊以為宜罷祈
穀之禮止于先農壇行事為當恭遇聖主登極則親祀

先農并行耕耤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順天府官代行
庶合祖宗舊典
一大享之禮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制而制度之
詳亦不可考見皇考肇舉此祀無非追崇睿宗以昭嚴
父配天之孝但自皇考視睿宗則睿宗為嚴父自皇上
視睿宗則睿宗為皇祖若以今日仍奉睿宗配帝似於
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不甚協恐非所以妥睿宗
之靈而安皇考之心也故臣等以為大享之禮可罷

一社稷之禮臣等謹議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神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太社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則自古及祖宗朝皆無之國初太社稷之建而遵古禮而皇考仍以勾龍后稷配實合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於帝社稷之祭不無嫌於煩數臣等竊以為止宜照舊奉太社太稷之祭其帝社帝稷宜罷勿舉

一陵葬廟祔之禮臣等謹議我國家自宣宗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后同

祔葬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配始得升
祔恭惟孝潔皇后爲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應合葬永
陵祔享太廟先年神主回京時本部曾請祔享以其時
未有本室暫祔奉慈殿側以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
宮然非元配今先已祔廟又奉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
並配非祖宗舊制若因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孝潔皇
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祖宗舊制況孝
潔皇后宜祔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

臣等竊以為皇考大行皇帝升祔太廟之時宜請孝潔
皇后祔享而移奉孝烈皇后於別所仍於大行皇帝發
引之先遷奉孝潔皇后梓宮於永陵與聖母梓宮同日
祔葬孝烈皇后既以祔葬似當次列祔其孝潔皇后孝
烈皇后尊謚乞勅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冊寶庶幾
名分正而典禮全矣上曰禮官既會議允當其如議行之

夏至祭方澤

隆慶元年四月始命夏至祭方澤以卯時行禮先是冬

至祀天孟秋享太廟春秋祭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
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祭夕月壇以酉時祭春孟
夏孟冬時享及祫祭太廟俱午時夏至祀地時未有定
至是太常寺以請遂定於卯時

祀儀物

祭祀拜褥

洪武三年命製郊丘祭祀拜褥禮部奏郊丘之褥當用
席為表蒲為裏宗廟社稷先農山川之褥宜用紅文綺

爲表紅木綿布爲裏從之

立神帛制敕局

洪武三年上命中書禮部立局造神帛誥勅仍定議其制度于是省部議神帛織文曰禮神制幣誥織文曰大明官誥勅織文曰大明敕命文武百官一品至五品誥織用五色絲六品至九品勅用純白綾俱織某年月日造及局官姓名既奏上命凡神帛織文郊祀上帝及配享皆曰郊祀制帛太廟祖考曰奉先制帛親王配享曰

展親制帛社稷歷代帝王先師孔子及諸神祇皆曰禮
部制帛功臣曰報功制帛蒼白青黄赤黒之色各以其
宜誥故文臣字用玉箸篆武臣用柳葉篆誥織文曰奉
天誥命敕織文曰奉天勅命俱用升降龍紋左右盤繞

定祭祀幣數

洪武三年禮部奏按古者禮神每神幣一故今郊祀天
地及嶽鎮海瀆等神皆如其數如五嶽則用幣五是也
至于太廟每室奉安皇后二位神主當用幣二而止用

幣一恐于節文未稱各室宜增幣一庶爲得宜且天地
山川等神幣帛既依古制天用蒼地用黃日用赤月用
白皆用本體之色而五嶽五鎮四海亦各隨其方色其
四瀆及天下諸水宜用黑色從之

太廟欝鬯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等奏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
邦國之鬼神以肆獻祼享先王以灌欝鬯謂始迎尸求
神時也禮記郊特牲曰䰟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祭

有求諸陰陽之義殷人先求諸陽聲是也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統云祭之屬莫重于灌凡大祭有三始宗廟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按說文祼祭也從示果聲酌鬯以灌地夏氏曰灌也謂以圭瓚酌于爵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於地故謂之灌也鬯說文曰鬯以秬釀鬱金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徐氏曰秬黑黍也服服事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以秬黍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秬

陸佃云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主以合鬯圭瓚禮書曰圭柄也瓚杓也徐氏曰瓚亦圭也圭狀剡上邪銳之於其首爲杓形謂之瓚於其柄爲注水道所以灌瓚之言進也以進于神今定擬宗廟之祭奠帛之前宜舉用灌禮所用圭瓚宜依周制以玉爲之瓚口徑四寸深至圭二寸通長一尺二寸博二寸五分厚五分鼻一寸作龍形流空五分瓚盤用金爲之口徑九寸深五分足徑七寸高九分其鬱金今擬用糯米代黑黍

爲酒以鬱金汁和之上可其奏遂命作太廟圭瓚

儀行分獻

洪武七年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于禮未當卿等其議之于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祀罷上香

祭祀拜禮

洪武七年九月乙丑禮部太常司奏祭祀拜禮考之禮記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文皆不再拜禮唐宋郊祀每節行禮皆再拜然亞獻終獻天子不行禮而使臣下行之今議大祀中祀自迎神至飲福送神宜各行再拜禮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飲福受胙復四拜又至送神四拜而畢著為定議

洪武九年十月上謂太常卿唐鐸禮部尚書張籌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等曰書稱禮煩則亂向者羣臣議以每

獻行再拜禮似於煩瀆朕定迎神及飲福受胙送神各四拜卿等以為何如鐸等奏曰禮貴誠一不尚繁文況周旋起伏事久則勞勞則怠心生居敬行簡誠如聖諭然大祀天地宗廟飲福受胙既行四拜則日月星辰社稷一切中祀飲福受胙但宜行再拜禮庶有品節上然之命著為令

定牲幣之屬

洪武十一年上以凡祭祀大祀中祀用制帛外其小祀

又有用楮錢者其事出于近代甚為不經命禮部議之禮部議曰按周禮大祀用玉帛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牷牲今議在京大祀中祀俱宜用幣在外王國及府州縣祀典神祇亦如之其餘小祀只用牲醴

印記牲牢

景泰三年命工部鑄造牲字牢字火烙各一會同禮部官并監察御史印記各布政司解到大祀牛羊從太常寺掌寺事禮部尚書蔣守約請也

處積餘神帛

弘治十五年禮部議覆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等所奏謂自洪武以來本寺收貯積餘神帛凡九百八十餘段內鮮明堪用者五百二十三段足充南京四年祭祀之用請行南京司禮監暫免派徵造甚不堪者請用禮記祭服弊則焚之祭器弊則埋之之義令所司焚化從之

揀選大祀牲

弘治十五年禮部覆吏部馬文升議大祀牛犢舊例俱

取辦于直隸和州沿途有司止飼以穀草或九月十月方抵京其各角有長至數寸者恐不足以副皇上敬天之誠請行令南京禮部每年春初差官于和州所屬揀選純色牛犢角如繭栗或一寸以下者飼以稻草到京以八月初旬為期違者治罪

祭犢徵折色

嘉靖十年河南南陽府黃騰奏歲運祭祀牛犢日久道遠人畜罷敝貽累貸償及淅江州縣凋瘵不能辦納欲

派鄰邑禮部言不特河南即真定保定永平河間等郡皆須陸行以達京師今宜俱改收折色如數輸入至若和州江浦等處水草便利舟航易達仍舊揀選牛犢四十五隻亦足以供大祀餘則臨時買用其淅川縣均派可否當下所司議處從之

大祀設小次

嘉靖十一年禮部尚書夏言奏古者掌次之法天子祀帝則張大次小次今大次則設矣而小次未備昨年大祀

中夜風雪臣等猶且僵立聖躬豈宜衝寒宜作黃氈御幄一具備小次之制以禦風寒上慰諭允行之

嚴祀事

祭祀存心録

洪武三年三月己亥命禮官及諸儒臣編存心録上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則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社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通祥異可爲鑒戒者爲書以進

齋戒文

洪武二年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

二日為齋既進覽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于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祈禱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邀恵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于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

萌反為不敬可止于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太常著為令

誓戒儀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神祇享先王亦如之唐制凡大祀齋戒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某神祇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宋南郊儀注前七日命太尉誓百官于尚書省曰今年某月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各揚其職不

共其事國有常刑元制祀前五日百官于中書省受誓戒今擬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戒誓曰皇帝有事于某所百官其聽誓戒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飭牲房

洪武三年命禮部改作天地等壇牲房先是上以郊祭之牲與羣祀之牲混養不足以别事天之敬乃因其舊地改作而加繪飾中為三間以養郊祀牲左三間以養

后土牲右三間以養太廟稷牲餘屋以養山川百神之牲凡大祀犧牲前一月大駕必躬視滌養繼命羣臣更日往視歲以為常

鑄銅人識齋戒

洪武三年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人謹方寸于此而能格神明于彼蘇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儆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期

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考齋戒日期

洪武四年禮部奏按歷代祭祀齋戒日期不一黄帝受圖籙齋七日夏禹受山神書齋三日周大祀七日戒三日齋秦凡祭齋三日漢武帝祭太乙甘泉齋一日元帝定齋律祭天地齋七日祭宗廟齋五日唐大祀齋七日中祀齋五日小祀齋三日今擬親祭天地宗廟齋五日祀日月星辰社稷山川風雲雷雨齋三日降香齋一日

太子親王齋戒

洪武五年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考之歷代天子祭祀不載太子陪祭之文宋真宗天禧三年郊祀皇太子于正陽門習儀立于御座之西奏告太廟于屏外下馬步進至郊壇即遥望壝外下馬又南郊鹵簿使王署言皇太子從至郊宜用東宫儀仗詔不允其親王陪祀則與宰相分班行禮今擬凡遇上親祀皇太子留宫中居守親王戎服侍皇太子親王雖不陪祀宜一體齋戒請著

為令從之

陪祀齋房及省牲冠服

洪武六年建陪祀官齋房于北郊齋宮之西南公侯十五間百官十七間樂舞生二十三間復命禮部尚書牛諒翰林承旨詹同等議省牲所用冠服同等奏謹按王藻君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則皮弁似與今常服之服同今中祀既以皮弁行禮則省牲宜用常服

齋戒儀

洪武六年復命定祭祀齋戒禮儀凡祭天地正祭前五日午後沐浴更衣處外室次日早百官于奉天門觀誓戒牌次日告仁祖廟退處齋宫致齋三日行事享宗廟正祭前四日午後沐浴更衣處外室次日為始致齋三日行事祭社稷朝日夕月周天星辰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等神正祭前三日午後沐浴更衣處外室次日為始致齋二日行事凡傳制降香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并孔子等廟先一日沐浴更衣處外室次日遣官

祭期適當聖節

宣德元年十二月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太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適當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上曰此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爲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大祀飭齋戒

宣德七年庚午以大祀南郊上御正朝文武羣臣受誓

戒禮畢上御齋宫命内官内使各謹齋戒如有飲酒食
葷及隨侍入壇而唾地者皆罪之令司禮監專糾察縱
容者同罪

嚴祀事

隆祀南郊

宣德八年正月車駕詣郊壇自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
乃行至是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
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

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
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樂晚御齋宫旗手
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煙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
不待朝之故葢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煙火乎
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斂風静星月朗
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上大悦

建齋宫以親祭山川

天順二年上召内閣臣李賢問曰祭山川壇欲以勳臣

代之可乎賢曰有故須代但祖訓以為不可上曰理當
自祭第夜出至彼無所止宿已命工部郊天地壇建一
齋宮矣賢曰須減殺其制可也上曰固然是後日未夕
時駕出至齋宮祭畢至明而回

嚴飭百官誓戒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奏皇上嗣大
歷服以來恭默體道兢虔事天每當郊祀之期殫致精
明之德又恪遵成憲誓戒百官頃年以來文武官員自

受誓戒之後往往放慢惰行有齋戒之名無齋戒之實溷瀆精禋臣實懼之今王春在邇大禮將興乞勅禮部嚴加禁約違者罪之仍行南京諸司一體遵守禮部覆

奏從之

大祀親省牲

洪武二年上謂禮部尚書崔亮曰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祭祀省牲于神壇甚邇揆之人心殊為未安于是亮奏考古省

牲之儀遠神壇三百步上喜曰必如是而後可也亮復奏大祀之牲上宜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依舊典令太常卿禮部官省牲上曰朕既齋戒以事神于省牲朕豈憚勞耶于是凡親祀上皆躬省牲

躬祀周天星辰

洪武四年五月上躬祀周天星辰正殿設十壇中設周天星辰位中位用牛一羊一豕一大羹一和羹二餘九壇各用羊一豕一和羹二每壇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酒

盞各三十爵一共設酒尊三帛十共一篚俱白色祝一
前期齋如朝日儀前祭一日中書丞相常服詣省牲所
省牲祭日清晨皇帝服皮弁服就御位執事陪祀官各
就位典儀贊迎神協律郎舉麾樂奏凝和之曲執事官
斟酒於各壇第一行皇帝再拜陪祀官各皆再拜典儀
唱奠帛行初獻禮皇帝詣盥洗位搢圭盥手出圭詣酒
尊所司尊者舉冪酌泛齊司爵官以爵受酒捧帛官捧
帛以俟皇帝詣周天星辰位位前協律郎舉麾奏保和

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跪搢圭奠帛獻爵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訖皇帝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典儀唱行亞獻禮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文德之舞執事者斟酒於各壇第二行樂止皇帝再拜典儀唱行終獻禮協律郎舉麾奏肅和之曲文德之舞執事者斟酒於各壇第三行樂止皇帝再拜典儀贊飲福受胙皇帝詣飲福位跪搢圭執事者以福酒跪進皇帝受爵飲福酒以爵授執事者光祿卿以胙跪進皇帝受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

興平身再拜陪祀官俱再拜復位典儀唱徹豆協律郎
舉麾奏雍和之曲樂止皇帝再拜陪祀官俱再拜讀祝
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皇帝詣
望燎位各執事官捧帛祝饌置燎所舉火樂止太常寺
卿奏禮畢其祝文曰維神布列周天各司舍度光燭于
下人所瞻仰今季秋之時穹碧澄清萬象輝輝朕遵古
典躬伸祭祀神其鑒知其樂章迎神云星辰垂象布列
玄穹擇茲吉日祀禮是崇濯濯厥靈昭鑒我心謹候以

迎庶幾來歆奠帛云靈馭蒞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
明弗違有帛在篚物薄而微神其安留尚其享之初獻
云神兮既留品物斯薦奉祀之初醴酒斯奠仰惟靈耀
以享以歆何以侑觴樂奏八音亞獻云神既初享亞獻
再升以酌醴齊仰薦于神洋洋在上式燕以寧庶表微
衷交于神明終獻云神既再享終獻斯備不腆菲儀
式將其意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只徹
饌云祀事將畢神既歆止徹茲俎豆以成其禮惟神樂

欣無間始終樂音再作庶達微悰送神云三獻禮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旣燕且樂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邈彼寥廓望燎云神旣享祀靈馭今還燎煙旣升神帛斯焚巍巍霄漢倏焉以適惓惓予懷瞻望弗及

太子諸王祀纛

洪武七年正月詔太子率諸王詣閱武場祭旗纛之神爲壇七各用羊豕一帛赤色行三獻禮是日皇太子及諸王皆具儀衛執事者捧旗纛于馬上以序前行至壇

皇太子先行禮次諸王禮畢諸王詣皇太子行幕進胙
訖奉旗纛還宮

親製樂章

洪武八年夏四月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天下山
川神祇俱更設登一鉶二每位增設酒罇嶽鎮海瀆俱
十五天下山川神祇俱三十始用上親製樂章初圜丘
方澤樂章俱翰林學士朱升等所撰其文過深而詞藻
麗遂更製之其迎神曲云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

威靈備開香煙繚繞兮神臨御街漸陞壇兮穆穆靄瑞
氣兮應結樓臺以徽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
臣兮固請願嘉烝民兮永懷奠玉帛云臣奉兮以筐玉
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祀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
解愠暵燎炎兮煌煌進俎云庖人兮淨湯大烹牲兮氣
靄而芳以徽衷兮獻上曰享兮曰康初獻曰初獻行兮
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爲烝民兮永昌鑒豐年兮耿光
亞獻云雜殽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

用斟醴兮載觴終獻云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

無窮恐殽羞兮未具將何報兮神功徹饌云俎豆徹兮

神熙鸞輿駕兮旋歸百神翼翼兮雲衣敬奉行兮弗敢

違送神云祥風興兮悠悠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兮

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望燎云殽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

隱隱兮龍旗從祀事成兮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十一月冬至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星辰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天下

神祇俱更設登一鉶二各位增設酒斝星辰天下神祇
各三十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各十五其樂章用上
所更製者迎神云仰惟兮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幸來
臨兮壇中上下護衛兮景從旌幢繚繞兮四維重悅聖
心兮民獲年豐奠玉帛云民依時兮用工感帝德兮大
化成功臣將兮以奠望納兮微衷進俎云庖人兮列鼎
殽羞兮以成芳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初獻云聖靈兮
皇皇穆嚴兮金床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云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
拜手稽首兮願享終獻云三獻兮樂舞揚肴羞具納兮
氣靄而芳光朗朗兮上方況日吉兮辰良徹饌云粗陳
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昂臣
拜手兮謝恩光送神云旌幢暀暀兮雲衢長龍車鳳輦
兮駕飛揚遙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見烝民兮永康望燎
云進羅列兮詣燎方炬焰發兮煌煌神變化兮物全于
上感至恩兮無量

遣官祭旗纛

洪武九年二月遣官祭旗纛初旗纛與太歲風雲雷雨諸神合祭于城南是年正月既別建旗纛廟于山川壇左遂定以上躬祀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行禮其正祭旗頭大將六纛大神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皷角銃砲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衆凡七位共一壇其祭物與先農同帛七黑二白五其祝文曰惟神欽天命而無私助揚威武有功國家兹當

仲春謹遵常典特以牲醴遣官致祭神其鑒知

親禱山川諸神

嘉靖八年八月上諭禮部惟我太祖高皇帝定嚴祭祀之條于皇明祖訓内山川諸神之祭皆無遣代之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于神以祈轉化今年秋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其爲朕具儀該禮部覆奏舊山川等祭例于中夜行禮聖駕先一日出郊宿于齋壇祭畢復俟侵晨回鑾計越兩日方可畢事臣等

以為祭有大小禮有隆殺若祀山川禮儀與祭天無異
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靈宜比祀先農例先時齋戒至
五鼓駕出詣郊壇昧爽行禮百官陪從其侍衛儀從悉
依今春祈禱之儀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簡人君事天
若事親禮神猶敬長應行禮儀仍詳議以聞議上有先
期遣告太廟及是日迎神送神諸禮上曰廟告官不必
遣其迎神用兩拜禮送亦如之部復奏洪武十年太祖
高皇帝祭山川諸神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

祀及詳祀文內載月將城隍等神俱為一通則兩廡六
壇俱在祀內似可免分獻又近年遣官行禮亦無分獻
者乞聖裁報曰祝文如舊兩廡遵我太祖欽定典禮東
廡遣大學士翟鑾西廡遣吏部尚書方獻夫各行祀行
禮畢駕回作樂如例上復與輔臣楊一清等議所服欲
用皮弁一清等考之會典集禮中俱不載服制疑未敢
決既而見內閣所載存心録內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
鎮海瀆儀注皇帝俱皮弁行禮因上言太祖高皇帝載

之存心録正與聖諭相合聖祖神孫一道非臣下所能
仰及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後世有所遵承制曰可

陪祀

陪祀官報名

成化四年三月吏部左侍郎崔恭清明節陪祭獻陵裕
陵不于糾儀官處報名禮科給事中張賓劾其不恭上
宥之命禮部仍查舊例以聞既而禮部以正統十二年
監察御史萬節等奏准見行事例覆奏命如例行之

立陪祀條約

成化十四年禮部尚書鄒幹等奏頃者有事山川文武官失于陪祀幸蒙聖恩寬宥乞立爲條約俾知遵守自今應陪祀官有故不與者先期于本部委官處開報其公侯駙馬伯都督及見任指揮故爲推托者聽其首領官狀聞凡失儀并來遲者聽糾儀并禮官劾舉庶典祀祗肅人知警懼奏上報可

陪祀妄奏乞蟒衣

弘治十五年正月駙馬都尉崔元林岳廣寧伯劉佶南寧伯毛良俱以有事大祀奏乞蟒衣禮部言凡蟒衣係朝廷特賜今元等妄引事例奏擾俱宜究問得旨姑宥之

入覲官得陪祀

嘉靖十一年正月禮部奏往以正月之吉大祀天地入覲臣僚四品以上皆得陪祭今大報之禮行于冬至而祈穀之典舉于孟春諸臣當覲者見集闕下請令四品以上皆得陪祀祈穀如昔年大報例從之

定降臣陪祭

洪武三年詔禮部考定元降臣高昌王岐王陪祭禮儀尚書陶凱等言謹按唐諸蕃酋長在朝陪祭班于蕃客位宋降王李煜劉鋹陪祭各依所授官職立班今岐王高昌王既未授名爵宜借三品法服隨班陪祭從之

陪祀官齋戒

洪武四年太常司言郊祀圜丘考之周禮祭前十日習射澤宮選可與祭者唐郊祀文武官九品以上並齋戒

陪祀除三省樞密院官侍從尚書親王宗室外自餘官內
有職掌及許赴陪位者齋戒陪祀今擬武官四品文官
五品以上並陪祀其餘老疾瘡疥及刑餘喪過體氣者
不許與祭從之時方以十一月七日郊祀于是太常復
條奏行禮以第先祭六日百官沐浴宿官署翌日昧爽
朝衣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畢丞相暨太常官詣城隍
發咨以大祀之期遍告于百神復詣各祠廟壇所行香
三日次日上詣仁祖廟告請配享禮畢仍還齋宮制可

陪祀牙牌

洪武八年始製陪祀官入壇牙牌凡天子親祀則與祭者佩以入其制有二圓者與祭官佩之方者執事人佩之俱藏之内府遇祭則給畢則納之無者不得入壇

考定陪祀官復命儀

正統六年鴻臚卿楊善奏孟春享太廟賜陪祀官胙應臣等引奏謝恩其光禄寺卿奈亨不預報知法當究問亨奏舊制大祀天地及祭太廟社稷看牲省牲官復命

俱在百官行禮之先今孟春享太廟楊善止容天地壇看牲官于奉天殿復命俟百官行禮畢方令太廟省牲官于奉天門復命事屬紊亂乞治其不敬罪上兩釋之至是善復移文禮部亨不由業儒發身不諳祖宗制度妄加訾議乞考定中明尚書胡濙等議奏自今看牲省牲及遣祭旗纛等神凡遇聖駕陞殿俱于殿中復命若遇奉天門視事亦於百官未行禮之先復命從之著爲令

戒飭陪祀官怠忽

正統十二年戊午河南道監察御史萬節等奏國家以祭祀為重祭祀以誠敬為先皇上比年以來每遇清明躬謁陵寢中元冬至等特遣勲戚行禮各官陪祭奈各衙門罔體皇上之心不以祀神為重有無故而不分官陪祭者有託故而令他官代之者有至彼報名而復出山口宿歇者有在彼宿歇而高卧齋房不起者有邀集同行伴侶在齋房酣飲者有不用本等衣冠而在班列

嬉笑者今冬至在邇乞勅禮部移文各衙門嚴加戒飭
如有仍前怠忽者聽監察御史及禮部鴻臚寺官指實
劾奏拿問治罪從之
請令主事與陪祀
景泰二年禮科都給事中金達言為國之道祀典當先
任官之方正名是重我朝祀郊社宗廟文官五品以上
得陪祀邇年將年深主事署郎中以理政務而獨不得
陪祀今孟春時享及郊祀在邇乞令陪祀非惟臣下得

駿奔有事之禁誠足以廣皇上尊祖敬天之意事下禮部議陪祀官宜遵舊制其署職年深者吏部查奏定奪從之

給事御史糾察陪祀

景泰三年禮部奏近該給事中孫琨言太宗仁宗宣宗陵寢之所朝廷每遇令節特命貴戚大臣主祭文武官員亦皆陪祀為臣子者正當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可也奈何近來陪祀官員多不敬謹或止附于近寺觀而不

赴齋宿者有之名雖齋宿而又肆行酣飲者有之或未
祭而遽然先回者有之或正祭而公然高卧者有之其
武職之中或就攜坐卧之物而行禮或就著雨截之衣
而與祭或笑譁全無忌憚或跪拜畧不加心威儀放蕩
殊無可觀誠敬廢弛莫此為甚若此何以達精誠而致
明德之馨香乎又何以昭列聖之靈貺而致感格乎往
者監察御史萬節奏行禁約人皆視為虛文即今中元
令節在邇勑該部嚴加禁約仍先令給事中御史各二

員糾察敢有仍前故違者指名奏聞其各該衙門陪祀官員亦須各具姓名開報給事中御史點閘查究從之

糾陪祀百官縱弛

天順四年禮科給事中御史等奏翰林院學士呂原等或以文儒而起居禁密或由工藝而濫致顯榮為卿屬者或矜以自高任戎事者多肆而無忌邇者天順四年正月初九日大祀天地初八日法駕臨郊百職肅雍周道無敵行之擾四門清穆明堂輯至止之儀天意監觀

人心瞻仰豈期各官忘其戒謹安于故常馳騎直前至
天門而不下肩輿徑造臨御道而弗趨罔思聖明之具
臨不顧神靈之如在放縱者固其所也謹厚者亦復爲
之是豈不知魯大夫循墻而走之恭蘧伯玉至闕而止
之義畏心既弛敬意何存宜將各官拿送法司明正其
罪以爲祭祀不敬之戒監察御史郎勝等亦以爲言上
曰爾等所言極當但祀禮既成悉姑容之再犯不宥舊
例駕未至壇百官出入西天小門者俱不下至是上益

嚴祀事預遣人直門伺察得原等十九人令禮科劾以
警衆仍令禮部張榜禁約自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查治陪祀怠慢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禮部尚書夏言祭先農之神是日
陪祀官不到者衆言因劾奏之上曰祀典重事歲祭先
農皇祖定制非有所增諸臣無慢禮專恣逸縱每有臨
期托故不行陪祀法當查治今姑宥之再有怠慢者必
置于法本日陪祀官不到過多監禮官何漫不糾舉都

察院查覈以聞

示陪祀官祭祀時

隆慶元年禮部言郊廟社稷諸祭太常寺先期具奏行禮止奏日不奏時以故陪祀諸臣供事失期者衆請以後並奏日時從之

遣祀

遣祭儀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遣官祭祀皇帝具皮弁服升奉天

殿樂作百官朝服一拜稽首東西立引禮導獻官詣拜
位四拜傳制官丹陛東西向立曰有制百官皆跪宣制
祭孔子則曰某年月日祭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祭帝王則曰先聖歷代帝王命卿行禮贊俯伏前一日
沐浴更衣處於齋宮次日還宮
嘉靖間更定祭孔子制曰某年某月某日祭至聖先師
孔子每三年遣道士齎祝文香帛詣所在陵寢致祭制
曰某年某月某日祭先聖歷代帝王遣爾等齎捧祝文

香詣陵寢致祭命所在有司行禮

登極遣祭

正統元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今年七月朔例遣道士齎香帛遍歷天下祭皇陵及歷代帝王陵寢嶽鎮海瀆茲遇皇上登位改元例遣官祭告其遣道士祭禮宜停止從之

遣齋香帛分祭

成化十九年乙未遣樂舞生十八人齎香帛分祭嶽鎮

海瀆等神禮部言此乃皇上齋心事神以回天意非常祭比宜給與新鈔一千貫令有司備祭品所祭諸神近布政司者遣巡撫官或布政司掌印官在各州縣者遣本府掌印官祭從之

望祭省有司科斂

弘治十八年丁丑翰林院編脩畢濟川言祭禱名山精誠感格無遠不至固不必遣人親詣其地也如龍虎山武當山先朝嘗遣內臣徃建醮筵有司並緣科斂動以

千計欺上罔下害不可言陛下崇正黜邪必無是舉萬一託此以展孝敬但當遣官就近望祭則無勞民傷財之患禮部覆奏從之

齎香祝

成化元年三月遣太常寺樂舞生齎香祝付所在有司祭歷代帝王及先師孔子陵墓故事三年一祭於八月二十一日行禮故先期遣之

遣祭官由門

弘治八年九月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陳祖生奏魏國公徐俌每承命孝陵至祭皆紅券門并金門陵門之右門入至殿内行禮事屬僭踰宜令改正俌上章辯以為常由紅券門者所以重祖宗之祭尊皇上之命出由偹禮以守臣下之分循守故事幾及百年豈敢擅易事下禮部議謂今長陵等陵及太廟每遣官致祭所由之門并行禮殿内與孝陵事體大畧相同宜令俌如舊行禮從之

禮部志稾卷八十一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覲光